


# 精神分析講台

## 自體心理學等（之九）

林明雄 劉時寧 許豪沖 劉慧卿

張凱理 富樫公一（Koichi Togashi） 著

王麗斐 主編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18巷2弄20號  
TEL/(02)2378-0358 FAX/(02)2736-9042

ISBN 978-986-6624-68-1



9 789866 624681

# 精神分析講台 — 自體心理學等 (之九)

---

林明雄 劉時寧 許豪沖 劉慧卿

張凱理 富樫公一 (Koichi Togashi) 著

王麗斐 主編

**PE**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等(之九)/富樫公一  
等著. 王麗斐主編 -- 初版 -- 臺北市:  
學富文化, 2011.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6624-68-1 (平裝)  
1. 心理治療 2. 自我心理學 3. 文集  
178.807

初版一刷 2011 年 12 月

---

## 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等(之九)

---

主 編 王麗斐  
作 者 林明雄、劉時寧、許豪沖、劉慧卿、張凱理、富樫公一  
發 行 人 于雪祥  
發 行 所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18 巷 2 弄 20 號  
電 話 02-23780358  
傳 真 02-27369042  
E - M A I L proedp@ms34.hinet.net  
印 刷 上毅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 360 元(不含運費)

---

**ISBN: 978-986-6624-68-1**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或形式進行複製或重製。翻(影)印必究！

# 主編序

## 自體心理學在臺灣 2010

自 2002 年起，開始第一場的「自體心理學研討會」以來，每年總是按部就班地經歷二月邀約、四月暫訂主題、九月確定主題、十月交稿、十二月提出報告，然後第二年準時出書。這樣的穩定，也讓十二月第三個星期六成爲自體心理學與許多同好的一年一度聚會。

這些年我們透過明雄、時寧、慧卿、豪沖與凱理醫師，以每人每年一個主題的研討方式，讓大家有機會對自體心理學以及精神分析裡的一些重要的理念進行較完整的評析與探討，有時雖然能共鳴地莞爾一笑，有更多時候卻猶如腳踏雲端，無法踏實的飄飄然，除感嘆自己學問的淺薄，也激起更多對自體心理學的好奇與期待探索。於是，不管是聽得懂或聽不懂，每年總是看著這群醫師們認真地在台上報告，然後聽者靜靜地坐在台下聆聽。總之，一場場自體心理學知識交流的聚會，就這樣一年年的展開，好像沒有終點。

到了 2010 年，這個聚會除了來自這群老伙伴對「潛意識」、「二元論」、「身體的自體」以及「Karl Jaspers」的心得分享外，這一年更增加了一位來自日本的國際友人 Dr. Koichi Togashi，與我們分享他個人對當代自體心理學與文化概念間的關係，這場分享也讓這個已逐漸穩定的自體心理學研討多了新的元素與內涵。

這些 2010 年自體心理學研討會的內容，就都收錄在本書中，正等待有心人好好閱讀它與探索它！您是這位有心人嗎？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王麗斐

寫於臺灣師大

2011 年 11 月

# 目錄

主編序 iii

- 1.** 三個領域的潛意識 / 林明雄 1
- 2.** 從二元論到經驗的世界 / 劉時寧 89
- 3.** 關係裡的僵局及其意義 / 許豪沖 115
- 4.** 身體自體 / 劉慧卿 141
- 5.** Karl Jaspers 與精神分析 (演講稿) / 張凱理 193
- 6.** Karl Jaspers and Psychoanalysis (演講綱要) / 張凱理  
207
- 7.** 當代自體心理學與文化概念 / 富樫公一 (Koichi Togashi)  
225



# 三個領域的潛意識

(The Unconscious in three Areas)

林明雄

## 前言

佛洛伊德的發現若要以一個字說明，那就是「潛意識」。夢提供了佛洛伊德通往潛意識的「皇家大道」<sup>1</sup>，夢裡構成原發過程，稱為置換，凝縮和象徵化，讓被潛抑在潛意識的形式裡再度相逢。佛洛伊德列出了潛意識的幾個特徵：原發過程（自由能量的典型精神灌注的流動性）；否定，懷疑，確信程度的缺乏；對現實的漠不關心，及排除對享樂與非享樂原則的順從，其目標是在恢復，藉由最短可及之知覺認同路徑。<sup>2</sup>

因為是潛意識，就有影響力，因為不知道，無法防備或較完整的修正，最後只能導致重複的結果。臨床工作上，如果治療企圖及於潛意識，這樣的任務之達成，已預告了過程中的阻抗<sup>3</sup>的頑強和重重困難。除非個案有強健的自我功能，良好的心理心神（psychological mind），而且，就成人個案而言，最好再加上一點自虐的特質和瘋狂的愛智，不然，透過轉移關係<sup>4</sup>來瞭解個案的潛意識可能是個最清楚的路，這是在如果能走到相當的程度治療的情況下說的話。因為治療師身在其中，與個案共舞，此時此刻的和個案共享經驗，治療師在詮釋上的確定性不會比這個更高的了，也是因為這樣的困難危險過程，治療師的反轉移關係被處理達到的程度就變得很重要，預告了治療師是否能至少安全的面對個案的深度問題卻不至於陷溺在泥沼中，這種在面對潛意識探索

---

<sup>1</sup> 三個主要精神分析學派在往潛意識之路的不同，請參考〈阻抗與皇家大道〉一文，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五）》，王麗斐主編，2007，學富出版社。

<sup>2</sup> J. Laplanche and J.-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1967,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1973, Norton。中譯本：《精神分析辭彙》，沈志中、王文基譯，初版，台北市，行人出版社，2000。

<sup>3</sup> 同樣請參考〈阻抗與皇家大道〉一文，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五）》，王麗斐主編，2007，學富出版社。

<sup>4</sup> 請參考〈由轉移關係到自體客體轉移關係〉一文，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二）》，王麗斐主編，2004，學富出版社。



的危險困難在佛洛伊德給榮格的勸告中已清楚可見<sup>5</sup>，雖然，佛洛伊德是從外在的活動提醒來描述所面對任務的艱鉅可怕。

佛洛伊德所說的潛意識以伊底帕斯情結為主，相對於客體或自戀，有最深，或者更準確的說，有最強固的單一潛抑<sup>6</sup>。這表現在垂直分裂的缺少和唯一存在之內在客體的超我，相對於自體心理學中提到的重要的垂直分裂和客體關係理論中提到的，存在著許多內在客體。這三個重要精神分析學派的觀點比較在本文中將會被論及。

本文標題中所提到的「三個領域」，其中，領域（area）是否也能說是層次（level）？次領域（sub-area）？階段（stage）？或者更單純的只以現象（phenomena）？狀態（condition）？等來稱之？這些字的選用會隨著使用者的參考基礎而不同，深度討論時也確實可能帶來重大差異和影響，但這可能不會是目前本文探討的必須，因而是在此被擱置的問題。而至於「三個領域」指的又是哪三個？這是在本文中主要將被討論的。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以伊底帕斯情結<sup>7</sup>的時

<sup>5</sup> 佛洛伊德對榮格說，「親愛的孩子，請答應我一件事，每個星期天你一定要上教堂。」榮格問他要防衛的是什麼？佛洛伊德回答，「爛泥沼的黑潮。」《榮格自傳》劉國彬、楊德友合譯，1997，張老師文化事業，p. 203。

<sup>6</sup> 請參見〈潛抑與象徵〉一文，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四）》，王麗斐主編，2006，學富出版社。

<sup>7</sup> 梅蘭妮·克萊茵質疑伊底帕斯情結在正常發展中之中心性，她認為那個階段的解決有賴於憂鬱情勢（depressive position）的成功通徹。在發展過程期間部分客體的表象（分裂之好與壞的自體，好與壞的客體）會讓位給完整客體的表象，而享樂原則會讓位給現實原則。分裂會被正常的潛抑取代，憂鬱情勢的通徹會開始，而哀傷的能力與客體永恆性一同發展。兒童必須哀傷與母親的分離，以便能夠做為一個有能力真正去融合之獨立自主的人。這為稍後原慾的客體恆定性和進入伊底帕斯階段打下基礎。在這樣的論述下，通常是憂鬱情勢而非伊底帕斯情結，被視為精神病理起源學的基礎，而憂鬱被視為精神病理學的所有形式之主要樣貌。根據客體關係理論學者的看法，佛洛伊德忽略了當兒童進入伊底帕斯的客體愛時之客體關係型態的改變。轉換並非由一個客體（母親）到第二個客體（父親），而是由一種與前伊底帕斯之「涵容的（holding）」、「環境的（environmental）」母親（一個未完全與自體分離的內在客體）之關係，到

期做為潛意識的最重要初發時期，在生之本能的釋放將面對的威脅中產生之閹割焦慮<sup>8</sup>，藉由認同（威脅者恆常不變，受威脅者藉由認同威脅者即可解決原本的焦慮）施行閹割的威脅者，獲得進

一種與一個存在於兒童的全能之外的外客體，即伊底帕斯期的母親（以及稍後的伊底帕斯期父親）。這是客體關係的一個進展，需要一種藉由過渡客體做為媒介的健康戒斷經驗。女孩的進入依底帕情結是藉由一種對母親引入「他者（otherness）」的過渡關係。如果這過渡關係是不適當的，對父親的興趣被壓制或禁止，而除非父親否決母親的（潛意識的）禁止，女孩會把對父親之浪漫的或性慾感的尊敬，以及甚至自己之期望像父親，視為是應該嚴格禁止，以及是對母親的背叛。男孩的進入依底帕情結也是藉由一種與母親的過渡關係所媒介，但與女孩的路徑有個重大的不同：對於男孩，前伊底帕斯的和伊底帕斯的愛之客體是同樣的。男孩的任務不是去拋棄前伊底帕斯的母親，而是去建立一種與母親的前伊底帕斯和伊底帕斯的愛之關係間的辯證張力。當小男孩與引發性興奮的外在客體（伊底帕斯期的母親）相愛時，他必須讓自己脫離原始的、全能的前伊底帕斯母親。在此同時，透過母親對自己的父親之潛意識認同，她被男孩經驗為陽具的伊底帕斯父親。

海因茲·寇哈特及其追隨者也以一種與佛洛伊德不同的觀點來看伊底帕斯情結。他們認為伊底帕斯情結與其他驅力一樣，基本上是自體發展的議題。寇哈特在理論上視古典精神分析理論裡之「伊底帕斯情結」是普遍而正常的。衝突的和精神病理的伊底帕斯情結只發生於兒童的伊底帕斯期自體—客體需求被創傷性地挫敗下，諸如父母在神入上之嚴重或慢性的失敗。伊底帕斯情結的解決，不需要立基於閹割焦慮，而是兒童期的目標與企圖心被適當的鏡映所修正，而且當遠的、不可得的、理想化的人物之力量被逐漸去理想化（de-idealization）內化時，變得較不那麼的可怕才是伊底帕斯情結的解決。請參考〈伊底帕斯情結與自體心理學〉一文，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一）》，王麗斐主編，2003，學富出版社。

<sup>8</sup> 焦慮（Anxiety）：通常定義焦慮為非理性的恐懼，有的人會嚴格地只將這字應用於畏懼症，畏懼症是被客體和情境所激起，諸如空曠的空間（懼曠的焦慮，agoraphobic anxiety），封閉的空間（幽閉焦慮，claustrophobic anxiety），高處、蜘蛛、蛇、打雷、旅行、人群、陌生人等等，對這些的焦慮達一程度，超過了它們的真正危險。它最好被定義為回應某些或在環境裡，或在自己裡，仍屬未知的因素，而可被或者環境改變，或者攪起自己裡面之潛意識的、潛抑的力量所誘發。佛洛伊德有三個焦慮理論。第一，它是被潛抑的原慾之顯現，第二，它表徵一出生經驗的重複（佛洛伊德，1916），而第三個可被視為精神分析理論對於焦慮的定義，有兩種形式：原發焦慮（primary anxiety）和訊號焦慮（signal anxiety），兩者都是出於自我之回應升高的本能或情緒張力；訊號焦慮是一種警覺機轉，它警示說有一種即將威脅自我平衡者出現了。原發焦慮則是伴隨著自我之溶解的焦慮。訊號焦慮的功能是讓自我能開始防衛措施以保證原發焦慮的不被經驗到，它可被視為一種朝向裡面的警戒。（Charles Rycroft,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2<sup>nd</sup> edition, 1995, Penguin Books）

入現實世界的成功生活，以及在整個潛意識領域中創造出一個次領域，一個被遺忘的原始欲求，藉由轉化昇華後的對象來完成原始的潛意識欲求。當過程發展不那麼順利而形成了臨床困擾，典型的個案會是轉移關係官能症的個案。

對克萊茵（Melanie Klein, 1882-1960）而言，可說是前伊底帕斯期的陰性優勢期，事關生死存亡，死亡焦慮浮現，藉由分裂處理（威脅者在自己的愛恨中變動，受威脅者藉由隨變而變來面對威脅者在有無或好壞的兩極中跳動的給予，「分裂」可逃避想毀滅對方或毀滅自己的死亡威脅）好壞、滋養與剝奪、寶抱與棄絕等，逃避面對死亡或滅絕（象徵的）威脅。這些情形比較缺乏昇華，需要更近原始客體樣貌的事務與事物做為活動接觸的替代對象。臨床上典型的個案是邊緣型人格疾患的個案。

對寇哈特（Heinz Kohut, 1913-1981）而言，相對於克萊茵與佛洛伊德，他的看法可說是前伊底帕斯期的陽性優勢期，事關自我形象與自尊，自體崩解焦慮浮現，藉由分裂處理（威脅者在神入對方或神入自己之間變動，受威脅者藉由對這會變質的給予做出接受或拒絕的決定，以逃避脆弱的自體之再受傷害）究竟是你的好或我的好？因著無法肯定自己的好，或甚至只是認可自己這樣的挫折之不可得，而創造出一個潛意識領域。臨床上典型的個案是自戀型人格疾患的個案。

關於潛意識這個主題的探討，許豪沖與劉慧卿之前的文章均有論及，下面將摘要他們文章中相關於本文的部分以協助更完整的說明。

許豪沖曾於〈從意識到潛意識——關於自體的臨床現象〉<sup>9</sup>一文的一開始引用柯慈在〈少年時〉中的一段文字，「什麼可以寫在日記裡面，什麼應該永遠掩藏起來，正是他一切寫作的核心問題。

<sup>9</sup> 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三）》，王麗斐主編，2005，學富出版社。

如果他自己筆下設限，不能表達那些不夠光明的想法——憎恨有人侵入他的公寓，或是慚愧自己當個愛人的技巧笨拙——如果這些感覺都不能說，又怎能把它轉型，變成詩呢？又如果詩不能用來把他從不光明變為高貴，那又寫什麼勞什子詩呢？再說，又是誰說，他寫在日記裡的感覺，是他真實的感覺來著？誰能說，在每一個時刻，當他的筆在動的時候，他真的就是他自己呢？這一刻，他也許真是他自己，下一刻，說不定根本就只是在虛構也不一定呢。他又如何能肯定知道呢？可是，他又為什麼非要肯定知道不可呢？」這裡面包含了在意識選擇中，對於心理陰暗面的揭露與不揭露的掙扎，以及對於是否所意識到的即是本質的存疑和對於愛智窮知的疑問。許文分六部分探討了從意識到潛意識的議題，並結合了臨床的重要現象阻抗、轉移關係等加以闡述。

可以這麼說說，潛意識的發現與臨床處理過程就是精神分析的發展史。在精神分析發展初期開始於歇斯底里症的研究，這原本打算透過催眠經由暗示來消除症狀<sup>10</sup>。但並非每個個案都可進入催眠狀態，且透過這種方式所獲得的症狀消除之效果也不能持久，於是而有其他的臨床嘗試。「放棄催眠後，分析任務變成從個案的自由聯想<sup>11</sup>中發現他所無法回憶的部分。為了克服阻抗，必須藉著詮釋的作用，並且使個案知道阻抗的結果。治療仍聚焦於促成症狀形成當時的情境，以及疾病爆發後的其他情境」<sup>12</sup>。「在治療的進一步過程中，病患提供他先前保留或沒有想到的事實，

---

<sup>10</sup> 直接聚焦於症狀所形成的時刻，且持續努力於重現那情境中所牽涉的心理過程，順著意識活動的管道來釋放它們。藉助於催眠狀態，回憶（remembering）與弭除（abreacting）是那時的目標（英文版佛洛伊德全集 Vintage, The Hogarth Press, 1959, Standard Ed., 12, 147）。

<sup>11</sup> 它是「構成分析情境結構的規則：被分析者被要求說出任何他想到與感受到的事物，對任何出現在他心中的事物不做任何選擇與省略；即便對他而言，似乎說出這些事物會造成不愉快、荒謬、乏趣或不相關。」（J. Laplanche and J. 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1967, 中譯本《精神分析詞彙》，沈志中、王文基譯，428 頁）。

<sup>12</sup> Freud, 1914, Standard Ed., 12, 147。

雖然他一直都知道這些事實。錯誤的記憶證明是站不住腳的，而記憶中的間隙會被填補。只有當走到治療結束時，一個可理解、一致且非支離破碎的案例病史才會呈現在眼前。而因為治療的實際目標是移除所有可能的症狀，並以意識的思想取代，我們要將修復病患的記憶損傷視為次要的、理論上的目標。但這兩個目標是同時發生的，當一個目標達成了，另一個也會達成；同樣的路徑會通往兩個目標。」<sup>13</sup>看來自由聯想是個有用的通往潛意識之路，一直被沿用迄今，除了在兒童或前語言期的個案上做了大幅度的變更之外，它一直保持做為治療上的一個良好工具，只需考慮是否個案真的「自由」的聯想，也就是阻抗問題的考量。在潛意識<sup>14</sup>的來源上，潛抑被視為起因<sup>15</sup>，這個時候，「分析師放棄聚焦於特定的時刻或問題之嘗試，滿足於研究當下出現於個案心智表面的事物；而且，為了辨識出現的阻抗，他運用詮釋來使阻抗得以被個案意識。……醫師揭露個案所不知道的阻抗；而當阻抗被克服，個案通常就能毫無困難地把忘記的情境與連結（connections）關聯起來。……這些不同技術的目標都相同。描述上而言，都是為了填補記憶的縫隙；動力學上而言，都是為了克服來自潛抑的阻抗。」<sup>16</sup>此階段之的分析師，逐漸注意到轉移關係的現象與議題。因為發現，當個案會逐漸放下原本的目標與期待，反而把關切的重心完全擺在治療者身上。「個案變成被強烈

<sup>13</sup> Freud, 1905, Standard Ed., 7, 18。

<sup>14</sup> 在臨床工作上許豪沖用了「治療情境中的意識孤島」一詞對之作了貼切描述。

<sup>15</sup> 潛抑（repression）的定義：「就嚴格意義而言，指主體藉以試圖將連結於某一欲力的表象（思惟、影像、記憶）驅入或維持在潛意識中的作業。當欲力的滿足（本身可能取得快感）可能對其他堅持要求造成不快感時，便會產生潛抑。潛抑在歇斯底里中特別顯著，但在其他心神疾病及正常心理狀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由於潛抑可能是使潛意識（做為與精神其他部分區隔之領域）構成之因，因此可以被視為一種普遍的精神過程。」（J. Laplanche and J. 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1967, 中譯本《精神分析詞彙》，沈志中、王文基譯，422-3頁）

<sup>16</sup> Freud, 1914, Standard Ed., 12, 147-8。

的轉移關係阻抗所掌控，放棄了他與醫師的真實關係……他感覺自由且忽視了精神分析的基本規則，而這規則是說不管什麼事物進入其心裡，他都必須不批判地報告出來……他忘記了他開始治療的意圖，且……不在乎那些不久前曾經給了他重大印象的邏輯論據與結論。」<sup>17</sup>

劉慧卿〈潛意識幻想、轉移關係、自戀轉移關係〉<sup>18</sup>一文中對潛意識幻想有許多探討，探討潛意識的領域也探討臨床上的相關轉移關係現象。潛意識的觀念佛洛伊德第一次於出版品中使用「潛意識」一詞，是在《歇斯底里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1895）一書中，在 Emmy von N. 小姐的案例之中的一個註腳<sup>19</sup>。但真正提出對潛意識理論說明的是布魯爾（Josef Breuer, 1842-1925）。他從「類催眠狀態」（hypnotic states）<sup>20</sup>說起，認為歇斯底里患者在症狀發生時，會有「意識空白」（vacancy of consciousness）的現象。由於這樣的狀態類似於人們接受催眠時的狀態，幾乎等於是病患的一種自我催眠，布魯爾於是命名為「類催眠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會有一個冒出來的意念（an emerging idea），並且，這個意念不會有來自任何其他意念的阻抗。布魯爾描述，一般而言，歇斯底里病患的意識狀態有三種：清醒、睡眠、和類催眠狀態。在類催眠狀態中，所謂的「意識空白」又可以包含二種特徵，即失憶（amnesia）和心靈分裂（the splitting of the mind）。而由「心靈分裂」的說法<sup>21</sup>，布魯爾提出：「……精神意念的活動，被區隔為一種是意識的部分，一種是潛意識的部分，

---

<sup>17</sup> 同上。

<sup>18</sup> 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三）》，王麗斐主編，2005，學富出版社。

<sup>19</sup> Standard Ed., 2, 76。

<sup>20</sup> Standard Ed., 2, 215-22。

<sup>21</sup> 見歇斯底里研究第三段落，第五節「潛意識意念和不被意識承認的意念——心靈分裂」（Unconscious Ideas and Ideas Inadmissible to Consciousness—Splitting of the Mind）（Standard Ed., 2, 222-39）。

意念被區隔為某些是被意識所承認，某些則不被意識所承認。因此，我們不能說是意識的分裂，我們可以說是心靈的分裂。」<sup>22</sup> 於是潛意識或是冒出的潛意識意念，是心靈分裂的現象。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一書中，佛洛伊德和布魯爾一開始是共同使用「潛意識」一詞。布魯爾後來未在此領域中有進一步的發展。而佛洛伊德則努力進入自我分析之中，並且在《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1900）一書中竭力描述潛意識的現象，勾勒出地形學（topography）的圖像。之後，佛洛伊德並在《朵拉案例》（1905）中，正式宣稱放棄所謂的「類催眠狀態」，認為「類催眠狀態」是布魯爾發展的概念<sup>23</sup>。用「潛抑」的機轉和理論，來重新闡釋之前他和布魯爾觀察到的臨床現象。潛意識做為一種後設心理學的說明，一種地形學的理論，在佛洛伊德後來的重要長文〈潛意識〉（*The Unconscious*）（1915）<sup>24</sup>中，有詳盡的論述。

摘要劉文所述，在闡釋潛意識的特徵<sup>25</sup>時佛洛伊德指出，潛意識系統的核心是由尋求釋放精神灌注的本能表徵（*instinctual representatives*）組成。在潛意識系統之中，有幾個可以和前意識（或意識）做出區隔的重要特徵。首先，這些本能表徵常常比鄰存在，不會互相矛盾，也不會互相削弱或取消，這是一種免於相互矛盾的特徵。其次，潛意識系統中這些本能表徵的精神灌注（*cathexis*），是可以經過置換（*displacement*）和凝縮（*condensation*）的過程，「藉由置換的過程，一個意念（*idea*）可將它的全部精神灌注的量，投降給另一個意念；藉由凝縮的過程，一個意念可佔用數個其他意念的全部精神灌注。」<sup>26</sup>，而這二者是屬於原發的

<sup>22</sup> Standard Ed., 2, 225。

<sup>23</sup> Standard Ed., 7, 27 註腳 1。

<sup>24</sup> Standard Ed., 14, 161-215。

<sup>25</sup> 見「潛意識」一文之第五段落：潛意識系統的特殊特徵（*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Ucs*）（Standard Ed., 14, 186-9）。

<sup>26</sup> Standard Ed., 14, 186。

精神過程（primary psychological process）。再者，在潛意識系統中，其過程是無時間性的（timeless），沒有次序，也不會因著時間的經過而改變，和時間沒有關係。最後，潛意識過程不重視現實（reality），遵循的是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而潛意識過程最佳的例子就是夢和精神官能症的症狀。

上述四種潛意識過程的特徵和前意識系統作比較即可突顯出潛意識的特徵<sup>27</sup>。因為在一般狀況下，潛意識過程不易被我們感知，原因是「潛意識系統於非常早期就被前意識系統覆蓋，前意識系統已接管了往意識和運動性的通道。來自潛意識系統的釋放，進入身體神經的分布，導致情感的發展；但甚至是這個路徑，也被前意識系統掠奪。潛意識系統本身，除了那些已被組織成反射動作者外，正常狀況下，不能帶出任何權宜的肌肉動作。」<sup>28</sup>也就是說，人類的心靈在非常早期就已被前意識覆蓋接管，除非「前意識這較高系統的過程，被降低（藉由退化<sup>29</sup>）倒退回較早的階段。否則潛意識過程本身無法被認出，事實上甚至不能延續它們的存在」<sup>30</sup>。一般而言，前意識系統的過程和潛意識是十分不同的，前意識系統的過程對想要釋放的精神灌注之意念有禁抑的傾向。當一過程由一個意念到另一個意念時，第一個意念會隱而未現並保持它的大部分精神灌注，且只有一小部分歷經了置換而被知覺或意識到。置換和凝縮等這類發生於原發過程中者，在前意識系統中被排除，或受到極大的限制。這讓布魯爾假設在心智中有兩種不同的精神灌注能量狀態。其中一種，能量被緊緊「束縛」，另一種，能量則是自由流動且迫切朝向釋放。<sup>31</sup>在前意識系統的過程中，只有一小部分置換過程產生，整個原發過程極受限

<sup>27</sup> Standard Ed., 14, 188。

<sup>28</sup> Standard Ed., 14, 187-8。

<sup>29</sup> 請參考〈退化與洞見〉一文，收錄於《精神分析講台—自體心理學（之三）》，王麗斐主編，2005，學富出版社。

<sup>30</sup> Standard Ed., 14, 187。

<sup>31</sup> Standard Ed., 14, 188。



制，在前意識系統的過程中是次發過程（secondary process）佔優勢的。

關於前意識和潛意識二個系統之間的互動。佛洛伊德提到，潛意識會以衍生物的狀態「恆常地影響著前意識」；而此衍生物也會「臣服於來自前意識的影響」<sup>32</sup>，二個系統之間恆常地維持著許多關係，其中之一就是合作的關係：「……前意識和潛意識衝動之間的合作……如果有一種情境是潛意識衝動佔優勢……合作也可出現。在這樣的例子中，潛抑被移除，而被潛抑的活動藉由有如是屬於自我的意圖而被允許認可。……潛意識成爲自我協調的（ego-syntonic）……在這合作中……這些被增強的傾向顯示它們並無不正常……類似強迫的症狀所提供的」。<sup>33</sup>於是，二個系統之間有極端區隔的部分，也有界限模糊的部分。

檢視前意識系統和意識系統時，佛洛伊德常常未全然區隔地使用，「……我們發現一種震盪的方式終結我們對於較高系統的命名——這是我們迄今無所區別地使用的，有時說是前意識系統，有時說是意識系統。……」<sup>34</sup>。關於三個系統之間的互動，「前意識（或意識）系統的內含，部分衍生自本能生活（經由潛意識系統的媒介），部分衍生自知覺。未確定這個系統的這些過程所具有之能直接影響潛意識系統的能力有多遠」<sup>35</sup>。

三個系統之間是可雙向進行互相影響與改變的。但這條雙向的路並非一直順暢，而是有稽查（censorship）橫互其中，「一般而言，要通過二個情況不同之狀態（phases）的精神動作，在其中會插入一種測試（稽查）。在第一種狀態，精神動作是潛意識的，屬於潛意識系統；如果，測試中它被稽查拒絕，它就不被容許進入第二種狀態；可以說它是被『潛抑』而必須維持爲潛意識

<sup>32</sup> Standard Ed., 14, 190。

<sup>33</sup> Standard Ed., 14, 194-5。

<sup>34</sup> Standard Ed., 14, 189。

<sup>35</sup> Standard Ed., 14, 194。